

自我

Y A N N M A R T E L

SELF

[加拿大] 扬·马特尔 著
徐海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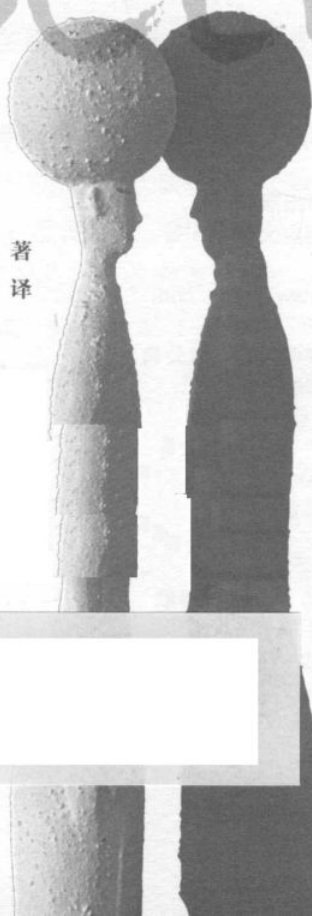
自我

Y A N N M A R T E I

SELF

[加拿大] 扬·马特尔 著
徐海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4714

Copyright © 1996 Yann Marte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加)扬·马特尔著;徐海峤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313-9

I ①自… II ①扬…②徐… III. ①自传体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7669 号

责任编辑 陈 黎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4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13-9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SELF

第一章

我醒了过来，母亲就在跟前。她的两只手落在我的身上，把我拎了起来。好像那时候我有点便秘。她把我放在我的便盆上，便盆就摆在餐厅的饭桌上，然后在我面前坐了下来，轻声地鼓励着我，手指在我的脊背上上下下地划拉着。

我并不领情。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觉得这个女人太烦人了。

她停下了手。胳膊肘杵在桌子上，两只手撑着脑袋。紧接着就出现了一阵五味杂陈的沉默，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我的情绪很模糊。气愤吧，就在心里涌动着。还有顺从。心头还笼罩着滑稽感。还泛起了一丝不开心。什么都有可能，一切又都不确定。

我就像罗德斯巨像一样猛地站了起来，朝前略微俯下身子，一口气就拉出来了。母亲非常高兴。她笑着喊叫了起来：

“Gros caca!”

“好大一坨屁屁!”

我扭过头。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什么气味啊！好壮观的一条屎，一开始还不成形，就像是没来得及成形的砾岩，还是深褐色的，接近于黑色，接着它就自动化成了一泡浓浓的深栗色的东西，还盘卷成很迷人的样子。一开始它直接坠入了便盆的深处，绕了一两圈之后它又像一条被催眠的眼镜蛇那样挺了起来，然后抵在了我的小腿肚子上。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当时小腿肚子感

到非常非常暖和，那就是我对温度最初的记忆。最终它垒成了一座完美潮湿的小山峰。我看着母亲。她仍旧淡淡地笑着。因为这个事情我的脸都红了，还冒出了汗，我感到很得意。我心想，让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我用两只胳膊搂住了她的脖子。

* * *

最初的其他记忆都模糊不清了，顶多也就是一种恍惚的感觉，偶尔有几个片断能捕捉得到，大部分都不行。那么模糊，或许是因为都是最早的记忆吧。

渐渐地我觉察到我的脑袋里有一个声音。什么东西？我自问。声音，你是谁？你什么时候才能闭嘴？我记得当时自己有些恐惧。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声音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痛苦的那一刻正是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就是困在自己心中的一篇没完没了的独白。

* * *

后来的记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连贯。比方说，我记得花园里发生过一场灾难。那时候我以为太阳和月亮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部分。月亮是熄灭了的太阳，就像灯泡一样；月亮是正在睡觉的太阳，表面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是巨大的眼皮上的毛孔；月亮是太阳炭，白日里那堆火焰留下的苍白暗淡的遗留物。无论如何，反正它俩就是互不相容。我在花园里待到很晚。那会儿是夏天，太阳正在落下去。我看着太阳，一会儿眨一下眼睛，一会儿眯缝一下眼睛，就那样炙烤着自己的眼睛，还微微地笑着，想象着高温和火焰，周围全都被烧得滋滋作响。然后我转过头，它就飘在天空中，灰蒙蒙的，恶狠狠的。我跑掉了。当时我最先碰到的权威人物就是我的父亲。我提醒他看一看这个景象，还把他拽到了花园里。可是由于成年人的固有思维，他没有领会到那幅奇异的

景象彻底颠覆了我对天体物理学的理解。

“C’ est la lune. Et al- “是月亮。那又怎么
ors?” Je me cachais derrière 样?”我躲在他的身后,免得
lui pour me protéger de la 自己受到光的辐射。“好啦,
radioactivité. “Viens, il est 已经晚了。该睡觉了。”
tard. Temps de faire dodo.”

他抓起我的手,把我拖进了屋里。我最后又瞟了一眼月亮。天哪,它可真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圆盘,在宇宙里随意地挪动着,就像太阳一样。总有一天它俩得撞在一起!

* * *

我最美的最初认识产生自一个小小的透明塑料瓶,那个瓶子是用来装青苹果香味的泡泡浴液。对于我的父母而言,它只是他们在超市里随手接过的免费样品而已,可是对我来说它却是我在母亲帮我洗澡时觅获的一件宝物。它那永不消失的绿色的油腻腻的液体,还有妙不可言的气味完全控制住了我。我开心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个星期后不知是谁想都没想就把它给用掉了。我看到已经被倒空的心头宝的时候——至今那一幕依然历历在目:母亲擦着我的屁股,我漫不经心地盯着浴盆——突然间我尖叫了起来,大发雷霆,那是在孩提时代发的最大的一次火。

* * *

人们认为有关我的幼年时代的其他一些因素也很重要——我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西班牙,当时我的父母都还是学生——这都是我后来从别人嘴里听说的。对于我来说,我最初的记忆开始于我的祖国,确切地说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 * *

除了通常父母对孩子的管教以外，我母亲和父亲谁都不会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侵入我的世界。这个世界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我想象中的，无论是浴盆，还是咸海，无论是我的卧室，还是亚马逊丛林，他们都对此表现出了尊重。我想象不出自己还能碰到比他们更棒的父母。有时候一转过头我就看到他们正看着我，在他们直勾勾的目光中我看到的只有纯粹的爱和忠诚，以及他们要让我健康、幸福地成长的坚定。这样的爱令我欣喜。世上没有哪一座悬崖我不敢跳，没有哪一片海我不敢下，没有哪一处外太空我不敢去穿梭——父母为我张开的网无处不在。在我生活的边缘世界里他们占据着最中心的位置。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体贴又专职的仆人。

在超市里我开心逍遥地到处蹦跶着，拿起一盒盒麦片玩，把一大瓶又一大瓶的漱口水摇来摇去，打量着滑稽的人们——只要母亲在我的视野之内。可是，一旦——很关键的“一旦”——一旦她出人意料地突然闪到其他货架，而我当时还在盯着一盒肉，寻思着那头牛这会儿成了什么样子——一旦她冲向水果区，而我还在仔仔细细地看着一罐罐的泡菜时——换句话说就是，一旦她在我的眼前消失了，那一切可就天翻地覆了。我全身都发紧了，胃里感到一阵轻飘，不安地震颤着。眼泪一下就涌到了眼眶。我胡乱地跑来跑去，忘掉了一切，也根本注意不到其他人，整个人都只顾着寻找母亲。等再看到她的时候——谢天谢地，总是能重新看到她——土崩瓦解的世界顷刻间就恢复了正常。恐惧这种情感中的蟒蛇立即荡然无存。我的心中迸发出一阵火辣辣的情感，那是对温柔的母亲的爱、敬慕、崇拜和温存，其中还夹杂着一闪而过的痛恨，我恨她让我经历的这场被她遗忘的小风波。当然，母亲从来都不曾意识到她的小不点的内心实实在在地起伏跌宕

着——用德语说就是一阵“狂飙”。她平静地穿行在超市里，根本不在乎我究竟在哪里，她确信当她结账的时候她就会看到我出现在她的身旁。巧克力就摆放在那里。

* * *

我不记得小时候我曾注意到父母之间存在着差异，就是所说的性别上的差异。我十分清楚他们不是同一种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通过固定的角色展现出自己有别于对方的特质。从他们身上我都得到了关爱，至于说惩罚，他们也都分别教训过我。早些年在渥太华的时候出去上班的是父亲，他在外交部上班，在我听来这个单位太令人敬畏了；母亲则待在家里，忙着写她的硕士论文，论文是有关语言学和哲学的。我不知道白天父亲在外交部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对我来说遥不可及。而母亲每天都在费劲地啃着一摞又一摞的大部头，那些书还都是西班牙文的，然后没完没了地写满一页又一页稿纸，她的字迹很清晰。我亲眼目睹着她繁重的工作。她的论文论述的是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有一次她拿来一把榔头，然后把锤子举在我面前，向我解释锤子的属性——它的本质（这是她的原话）——是由它的功能所定义的。也就是说，锤子之所以是锤子是由于它能锤东西。她跟我说这就是奥特嘉最核心的见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根本，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窃取了这一思想成果。我心想在我看来这完全就是显而易见的大白话，我完全可以给你讲出这个道理，尽管如此，她的话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当时母亲考虑的显然是更深刻，更难以认知的事情。我抓起锤子，走出了屋子，在家里的车道上狠狠地砸出一个个的小坑，就这样增强着那把锤子的性质。

母亲坐在家里，对着锤子冥思的时候，父亲大概正坐在办公

室里,对着螺丝刀苦想吧。不管怎么说,这种状况,这么泾渭分明的生活只是暂时的,几年后母亲也进入了外交部。

在其他方面我父母也都相差无几。就我所知家务活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干,不过我这个证人不太靠得住,毕竟只要看到出现了一星半点的家务活我就逃之夭夭了,唯恐自己也摊上什么活儿。我父母做饭也都很一般。公平地说,对于有些菜母亲还挺拿手的,她比父亲表现得更有想象力,后者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始终会把鸡蛋煮老,不过他做的墨西哥玉米面薄饼很好吃,他能做出一种超级棒的 *tortilla de papas*, 也就是土豆鸡蛋煎饼。我觉得在后来的几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做饭。在被派驻墨西哥和古巴期间他们都有一位常住在家里的厨师,这令他们很开心(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至于惩罚的问题:只有干下了十恶不赦的坏事我才会挨巴掌,其实我挨的巴掌并不重,更像是轻轻地拍一拍,而不是狠揍一顿。就算这样我还是会嘶喊起来,我清楚这就是最狠的惩罚了,这种惩罚需要的就是最惨烈的哀号。我确信这一辈子我被这样揍过三次。除此以外,父母就再也不曾对我动过一根手指,顶多也就是父亲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到处追我,把我举起来,举过胳膊肘的高度,好让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有时候他还会掐一掐我,把我掐得有点疼。母亲很少真的冲我发火,真发作的时候她就眯起眼睛,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下颌咯咯作响,嘴巴里还发出嘶嘶的声音。这才是真正令我恐惧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用理发剪把卢娜妈妈的狗给剃光、把邻居家的篱笆烧掉的确太过分了,我的心会隐隐作痛,只要能有所弥补我甘愿做任何事情。好在她被我气成这样的次数并不多。

我的父母相亲相爱,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能像他俩那么和谐

而互补的夫妇。母亲口才很好,父亲则是有作品问世的诗人;母亲思维清晰,做起事来非常专注,而且具有面向世界的眼光。我父亲在自己十岁的时候没了父亲,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非常脆弱的人,很容易陷入忧郁,不过他有能力在平凡世事中发现奇迹。母亲天性乐观,喜爱艺术,艺术滋养着她的灵魂,也为她赋予了智慧,她的情绪从来不会出问题。父亲则和我一起发现一位又一位作家,比如说了不起的迪诺·布扎蒂^①。我俩都喜欢高尔夫球,不过我们几乎没有打过高尔夫球。有一张很早以前在法国拍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我俩站在海滩上,他用手臂环绕着我,我俩的四只手一起握着一根高尔夫球球杆,他在为我示范挥杆的技术。照相机捕捉到了我看了一眼镜头的瞬间,我的脸上挂着一抹微笑,一头长发被风吹乱了,一只眼睛透过发梢瞄着镜头。后来,母亲被任命为加拿大驻古巴大使。她比父亲更世故,更善于找到更有成效也更务实的折中方案。有时候父亲充满了勇气,十分渴望抓住眼前的机会。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曾幻想过自己陷入了不得不在父母二人之中做出选择的境地。他们受尽了折磨,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只能跟其中的一个人生活。或者说我也受到了折磨,因为我被迫面对着这样的选择。如果说最终我真的做出了选择,那我现在也不记得当初选的是谁了。

做着翻译、文字和版式编辑工作的父亲最终还是决定陪母亲一起前往墨西哥城,母亲去那里是为了参加加拿大使团领导区域会议。从哈瓦那起飞后还不到一刻钟飞机就变成了一个火球,一

① 译注:迪诺·布扎蒂(1906—1972),意大利作家,记者,剧作家,歌剧剧本作家和画家。

头扎进了墨西哥湾。这种突如其来的悲剧会让人意识到命运之轮的存在。不过,我还是挺了过来。首先我得对付的就是胡萝卜、洗衣机,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 * *

虽然世上不乏明显的例外,不过通常我们都记不清楚第一次的经历,甚至某一次与众不同的经历也不太记得住,能记住的就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就只有我们反复做过某件事的念头。我和煮胡萝卜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当时我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地盯着泡在水里的胡萝卜。我们在渥太华租的房子井然有序,我站在炉灶前的一把椅子上,只要一回头我就能看到趴在写字台前忙碌的母亲(或者这么说吧,我们在渥太华租的房子井然有序,母亲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只要一回头她就能看到盯着那口锅的我)。胡萝卜终于煮软了——我用一把吃奶酪火锅时用的长柄叉就能判断出——这时我就大喊一声,母亲就来到了厨房。她把锅里的水倒进水池,再给锅里装满凉水,把锅重新放回到灶头上。然后她就又忙她的工作去了,离去之前她还会在我的脸上亲一口。那时我已经长大了,做事也十分小心,从来没有出过岔子,所以父母会把令人兴奋的差事交给我,也就是从一大塑料袋胡萝卜里挑拣出那些结实、肥大、橙红色的,然后我再把挑拣出来的胡萝卜丢到水里,这样壮观的景象就重新上演了。在这样的一个个午后,我的想象力也沸腾着,就像充满活力的热水一样咕嘟嘟地冒着泡。我认真琢磨着,试图找出二者之间更内在的联系。后来母亲说过令我着迷的是从硬到软的这种转变。实际上,自打儿时“转变”这个概念就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想,对于外交官的孩子来说这种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童年时期我不停地转校、改变语言、去不同的国家、去

不同的大洲，每一次这些东西改变时我就有机会重新塑造自我、展现新面貌、埋葬过去的错误和过失。有一次我还偷偷地把锤子煮了一下，我想知道锤子的基本属性，也就是它的本质（用母亲的话来说）会不会改变。当我开始掉牙，他们告诉我牙床会长出更大更耐久的牙齿后，我将这个变化视作自己作为人类的第一次清晰可见的变形证据。在那之前我已经收集了一大堆有关变形的证据，白昼与黑夜、天气、季节、食物和粪便，甚至是生命与死亡，等等，但是我的牙齿比这些事物更接近本质，它们是那么清晰，那么无可辩驳。我想见到生命就是一连串变形的过程，一次接着一次，无穷无尽。

* * *

发现了洗衣服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将煮胡萝卜的事儿抛之脑后了。低头盯着被机器清洗的衣服上下翻腾的经历是我这辈子对教堂最有归属感的一次，这一次也让我了解到了博物馆。我认真真地看着脏衣服一步步得到宽恕，看着呈现着从肮脏到得到救赎的每一幅画面，看着一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陈列品。首先我的母亲会在洗衣机盖子的背后塞一枚硬币，这样就把机器的安全停止功能给糊弄过去了——这就是参观展览的入场费，是丢进募捐箱里的善款。然后我就赶紧去抢占烘干机上的“座位”。脏衣服被塞进了机器里，就如同许许多多的恶灵被塞进了地狱。洗衣粉就像雪花一样落了下来，有些地方的洗衣粉就像落在地面上的积雪一样深，另外一些地方的则像悬崖峭壁上的雪一样零零星星。这是我最初看到的风景画。热水缓缓地涨了起来，这是一场轻柔的接受上天恩典的洗礼。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私密，因为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洗澡的。我在寒冷中哆哆嗦嗦地坐在空空的浴盆里，热水缓缓地升上来，没过了一排又一排的鸡皮疙瘩。相

比于冰冷制造的悲哀,温暖带来的安慰越发温暖了。①涨着涨着水就不再涨了,有那么一瞬间一切都停止了,好让我们镇定下来,咔嗒一声,然后满满当当的一大堆衣服就急切地转动了起来。脏衣服在接受训诫,在这样来来回回的运动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一种狂喜。这是一片被暴风雨掀起巨浪的汪洋大海,我的小船,我的灵魂正在泡沫翻飞的海浪中勇往直前。这就是让一个个水手葬身的海底,在这里我这个受到唾弃的约拿跟一大堆袜子一起嬉戏着。接着它又变成了一幅画,一幅最纯粹、最短暂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在整个过程中我会一直看着这位更善良,笔触更豪放的杰克逊·波洛克在自己的画室里狂热地画着画。②他先是抹出一道道的绿色,接着再泼溅上一点点红色,突然再喷上一大片白色,完全盖住了原先的一片片紫色。这五种颜色混杂着,一起舞动着,然后便消失在了蓝色中。这场好戏很充实,很公开,完全具有普世意义。当洗衣服的全过程完结后,圣水会通过洗衣机滚筒的孔隙退去。这时我就会看到一座空洞的雕塑,空空如也。接下来脏衣服就要飞快地旋转起来,我能感觉到水一点点渗了出来,从我的身体里渗了出来。接着一股凶猛的热带风暴开始抽打我。这是试探么?接着又来了一场风暴!不过这一场我也能平安无事地挨过去。最后响起一声咔嗒,一切就结束了。这时我就会喊母亲过来。短袖、裙子、衬衫、内衣、外裤、袜子和我都焕然一新地从洗衣机里出来了,我们的

① 译注:这句话参见《圣经·哥林多后书7:15》(中文简体和合本)。

② 译注: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以独创的滴画而著名。在一生中他同时享有相当的盛名和恶名: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过着隐居的生活;喜怒无常,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酗酒作斗争。

罪孽都得到了宽恕，我们都散发着生命力的潮气，就像耶稣基督在受难后的第三天那样闪烁着微光。洗衣机盖子背后的那枚硬币归我了！

* * *

小孩子会照镜子么？除了察看一下自己那一头乱蓬蓬的头是否达到了父母对整洁的规定以外，他们会打量自己么？我不会。镜子有什么意思呢？它能映射出我，映射出一个小孩子——那又怎么样？我根本就没有一点自我的意识。世界这个游乐场太大了，根本容不得浪费一点时间看一看镜子映射出来的某个角落，或许只有做鬼脸的时候除外。用两根手指扯开下眼皮，一根手指把鼻子顶起来。

就像智慧一样，孩子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各种感觉无非是在深刻地展现出一个人儿时的经历。眼睛所捕捉到的，也就是各种感觉的视觉因素则位居其次。所以说，我对镜子没有什么印象，对衣服、肌肤、四肢、躯干，对我自己小时候在身体方面的自我毫无印象。矛盾的是，仿佛当时我只是一只巨大而饥渴的眼睛，一只感性的眼睛，向外张望着，永远都向外张望着，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说到我的童年就不能不提到电视（在我的一生中宗教始终不曾扮演过重要角色。跟其他场合一样，早些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正好适合讲述这个问题。我最初是在一首歌里听到了上帝这个概念，那是一首童谣，父母唱给我听的。歌里这样唱道：

Il était un petit navire

Qui n'avait jamais navigué

Ohé ohé!

从前有一艘小船

小船从未出过海

喂，喂！

Il entreprit un long voyage
Sur la mer Méditerranée
Ohé ohé!

这一次它要远航了
要去地中海
喂,喂!

Au bout de cinq à six se-
maines
Les vivres vinrent à manquer
Ohé ohé!

过了五六个星期
船上颗粒不剩,
喂,喂!

On tira à la courte paille
Pour savoir qui serait
mangé
Ohé ohé!

他们决定开始抽签
看看该把谁给吃掉
喂,喂!

Le sort tomba sur le plus
jeune
C'est donc lui qui sera
mangé
Ohé ohé!

最年轻的那个小伙子大
难临头
他们要把他给吃掉
喂,喂!

O Sainte Mère, O ma pa-
tronne
Empêche-les de me manger
Ohé ohé!

噢,圣母啊,我的守护神
不要让他们把我吃掉
喂,喂!

唱到这里歌就结束了。等我渐渐地理解了歌词的含义，等我真的开始用心听这首歌的时候，令我震惊的并不是吃人的水手们竟然会唱出喜气洋洋的大合唱，而是这首歌的结尾结得那么莫名其妙，居然会留下一个充满悬疑的乞求。这乞求是说给谁听的呢？神圣的守护神是谁？乞求得到了回应么？那位年轻的水手得救了，还是被烹掉了？后来宗教渐渐地变得对我毫无意义了，而在此之前宗教对我所具有的意义正在于这一点：在关键时刻得到拯救的可能性。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世间压根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恩宠，能够宽恕人类的就只有人类自己，痛苦始终会持续下去，也会消退，如果能消退的话，那也是时间的力量。就这样上帝在我的心中变得毫无意义，它就只是一条患有阅读困难症的狗，既不会喊叫，也不会咬人。我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实际上，我认为在谈到我这一代人的时候是不能不提及电视的。

就在搬家到哥斯达黎加之后没多久我就遇见了这头野兽。我想当时我刚满五岁。电视机不是我父母的，是大使馆借给他们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件家具：硕大、沉重、木质、吵闹，令人无可躲避。它整整占了书房里三分之一的空间，将这里当作自己的老窝。以前书房是我最喜欢的角落。我刚一看到这头野兽，它就醒了过来。当时我刚好大步流星地进了书房，还不知道有人霸占了这里。这个杂种感觉到了我的存在，把头转向了我。我纹丝不动地愣在那里，盯着它那张平板、宽大又活泼的面庞。要不是刚刚安装好电视机的父母正并排坐在它的身前，一副顺从又无所畏惧的样子，那我肯定立即就跑掉了。他们看着我，冲我微笑，说了些什么，可是我没有听清。我将电视机也视作一种四条腿的动物。一头蹲在那里的硕大无朋的狗，它长着一对尖耳朵，还有一条很